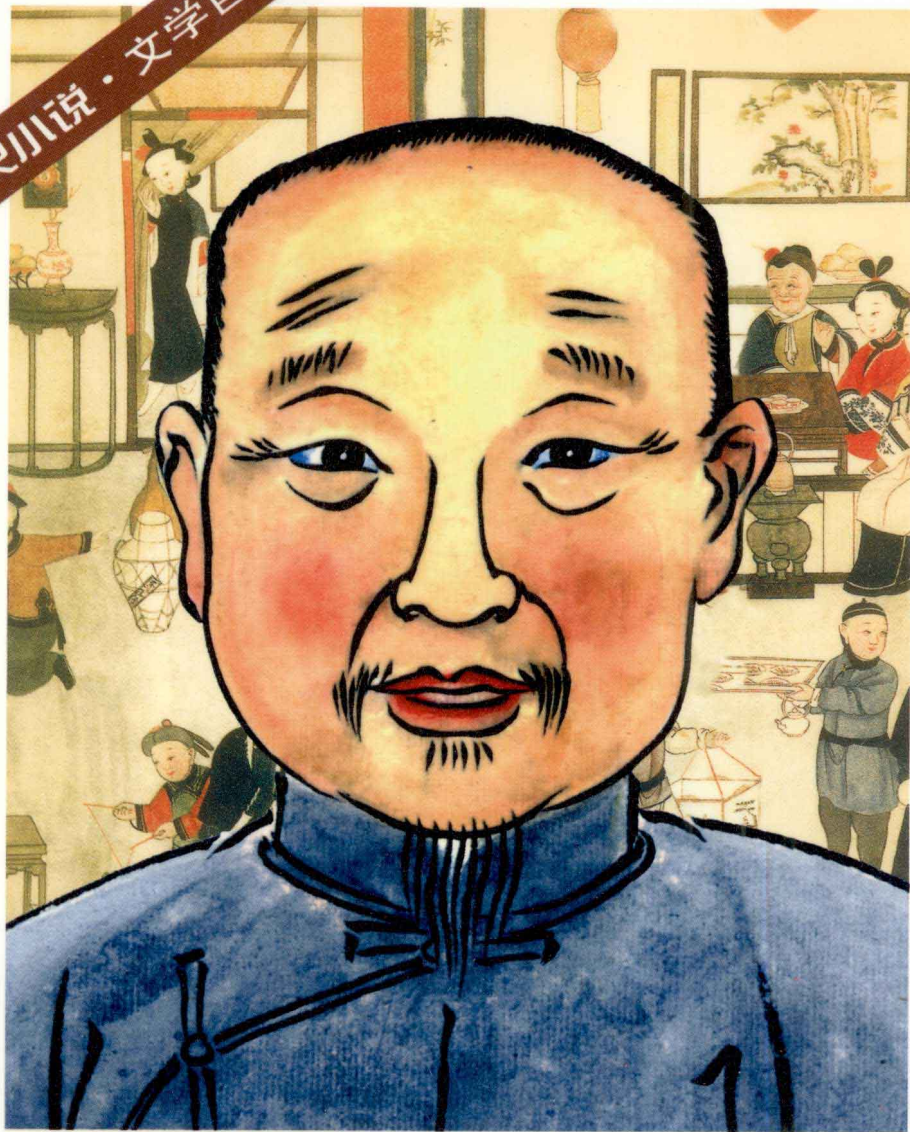


长篇历史小说·文学巨匠



他出身官宦豪门，却命运多舛、半生潦倒；他才多艺、聪慧过人，却甘居清贫、终老布衣；
他以满腔赤诚、半生血泪，倾十年辛苦，著就空前绝后的文学名著《红楼梦》。

一支笔，满纸辛酸泪！半部书，谁解其中味？

曹雪芹

高金◎著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静含天地 支立千古

曹雪芹

高金◎著



ARUN

朝天子·通灵坠

与谁,共随,
猜破通灵坠。
“十里”街头马嘶追,
“仁清”巷内醉,
都道好累。
且观《红楼》,
难解真品八十回。
高鹗续尾,
偏教蕉棠春睡!

序 言

本书作者高金先生，上世纪40年代出生于上海，长在北京，在北京整整生活了二十年。1963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华北铁路工程局，即现在的中铁四局。在中铁四局先后从事技术、工会、教育工作整整三十五年，曾被评为铁道部优秀教育工作者。参加过京蓟线、通让线、盘西线、皖赣线、津浦复线、淮南复线等多条铁路的修建，参加过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及铁路抢修工作。一句话：哪里艰苦哪里去，四海为家。

他学的是理工专业，却天性热爱文学艺术。这和他出身文艺工作者家庭，受到影响、熏陶分不开。他曾在单位业余文艺宣传上小有名气。那时，他既是文艺节目的创作者、编导者又是演出者，有些功底。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，“小节目精编、细导，小中见精，小中见大”是他业余演出的经验之谈。

在文艺兴趣爱好中，他爱上了曹雪芹，不知天高地厚要写一部关于曹雪芹一生的剧作。而且他动笔了，那是1983年。剧作虽稚嫩得很，却有独到的亮点。

一个人若稚嫩，特别是在社会磨砺上的稚嫩，是写不出曹雪芹的。

1998年，他退休了。进入了日新月异发展的社会，经受了种种失败的磨难、精神上的锤炼后，他增长了见识，精神上获得了洗礼。同时，随着对曹雪芹身世的学习、研究和感悟的积蓄，创作的激情迫使他再次提起笔，用了八个月的时间，写出电视剧本《曹雪芹》。在此基础上，2010年初，他开始创作长篇历史人物小说《曹雪芹》。历经日日夜夜的辛苦耕耘，终于在2011年的秋收时节，实现了自己的梦想——写出了一部三十五万字的“自己心目中的《曹雪芹》”。

现在看来，起初的愿望，真是天赐的一般。有愿望的人在这世界上很多，但真正锲而不舍、行动起来并最终取得成功的人并不多。“天道酬勤”一点不错。

然而，写曹雪芹一生，难；能写得栩栩如生，更难。

《红楼梦》本身就是一部难以读懂的奇书，而且关于曹雪芹生平的资料极其匮乏。读

书要读人,写书要识人,而创作小说《曹雪芹》要人、书并识、并写!要写得真、写得深、写得活,要有独到的创见,写得好看、受看、耐看,要写得客观而又必然,一句话:要写出一位历史、身世、经历造就的立体的曹雪芹,实在是难。

感谢作家刘心武先生对“红学”的执著研究,为本书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性提示。精神劳作从来不是纯粹个人的。倘若没有前人和时贤对曹雪芹身世、著作的分析、研究成果的启迪,本书作者是不可能写出《曹雪芹》的。

有人说,人生有三憾:一憾鲋鱼多刺,二憾海棠无香,三憾《红楼》未完。而对曹雪芹本人知之甚少,是更大的民族性的遗憾。希望本书如书作者所愿,能够做出些许的“填遗补憾”。

让我们暂时放下浮躁的心理吧,走入静含天地的曹雪芹的生活中去,了解他、认识他——这不是一件惬意的事吗?

我与高先生系属初识,从读他厚厚一沓《曹雪芹》书稿中,对他有了些粗浅的了解。他的学生时代是在北京度过的,听说他的祖母便是满人,所以本书的字里行间流溢着纯正的“京腔”,恰好符合曹雪芹家族生存的背景。高金先生写这部书很不容易,是通过点点滴滴的积累,用心做事走向成功的。让我们向他的成功表示祝贺,并感谢他历经数年,含辛茹苦,为读者奉献了一本好书!

是为序。

裴章传

2011年夏于彩虹家园

股脑儿地将枝叶伸向空中，
 下一片阴凉。知了唧唧地
 头不时传来。留一条小径，
 熨静的胡同儿越发显得幽
 十四岁的弘皙，一袋馒头，
 前，观望木盆中游动的锦
 身后有无跟踪。一袋馒头，
 鱼！一摊主叫道。弘皙站
 大步跨上王府台阶。他
 这位爷，等等！您找哪
 噢，我是十七爷府上的
 有帖子么？有，有，有，
 碎银递给家人，道：这
 吧！一家人上下打量，
 银在手中掂了掂。一袋
 掩了府门。
 值而立之年的庄亲王允祥
 哥中，只有十三哥允祥，
 宠，允祥封为怡亲王，
 来，允禄换了身白缎着
 面，转身来到书房。通
 撤去琴案上的茶。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|
| 第一回 | 托叔王戴晴匿曹府 | 伏强徒俏恩遇张五 | /001 |
| 第二回 | 解御批曹织造心惊 | 闻净言萱瑞堂卸联 | /007 |
| 第三回 | 曹织造愁愁举寿宴 | 赫达色愤愤闹不合 | /015 |
| 第四回 | 收戴晴因情伏祸根 | 走香玉疑惑东宫女 | /027 |
| 第五回 | 扰驿站借机伤严审 | 遭告讦籍没钱小年 | /035 |
| 第六回 | 鹳鸽悲亲兄弟反目 | 枷号痛曹雪芹伤情 | /045 |
| 第七回 | 没遮拦失意结群小 | 猕南苑射鹿识弘历 | /053 |
| 第八回 | 迁新居曹母名“谢园” | 魂灵显大病亦“限君” | /063 |
| 第九回 | 牟思笠情倩珊瑚串 | 曹昂友独酌遭白眼 | /069 |
| 第十回 | 老夫子拈花鼓楼前 | 纨绔子掬美庆和园 | /077 |
| 第十一回 | 中元节二闸英雄会 | 忆旧亭单赠珐琅表 | /083 |
| 第十二回 | “不肖种”承笞钥空房 | 冷戴晴仗义掷严词 | /091 |
| 第十三回 | 勇芳卿夜探西冷窗 | 懦芍药雨沉东暖湖 | /099 |

第十四回	“许亚男”拒婚弃红尘 凌俏恩奉命慰“孤女”	/105
第十五回	悲恸心着地动天惊 一语情令英雄拭泪	/111
第十六回	老太监杖下吐真情 庄亲王抚琴定风波	/119
第十七回	苦枕霞九载回曹府 赃赎银曹颀置房土	/127
第十八回	别样欢中秋月儿圆 见戴晴曹稷起淫心	/135
第十九回	戴郡主一探郑家庄 曹天瑞纵色成笑柄	/143
第二十回	见花影不离身左右 闻鸟鸣总在耳西东	/151
第二十一回	牵一发掉阖天下惊 戴晴女二探郑家庄	/159
第二十二回	卖古董潘凤酿命案 争资产贪心惹事端	/165
第二十三回	颂天德和风吹朝野 懦弱女受制将情变	/173
第二十四回	悲秋霜戴晴三探庄 慕虚名香玉始播难	/179
第二十五回	蟾宫女临危言后事 戴郡主魂归离恨天	/187
第二十六回	一步错密藏偏自露 盼有朝敲破蒙头瓮	/195
第二十七回	求心安打醮白云观 杜芷芳郁郁赴黄泉	/203
第二十八回	闻笛声曹母发悲音 闹冰嬉弘历伏杀机	/211
第二十九回	曹常在命陨感恩殿 伏中伏群雄悉罹难	/219
第三十回	悲欣集奉命始完婚 大厦倾树倒猢猻散	/227
第三十一回	狱神庙尤麦香探庵 运河畔李潘凤归天	/237
第三十二回	玉石焚黜籍湮家谱 避肖寺漫天雪无声	/245
第三十三回	失财势求亲告友难 一饭恩良善死亦知	/255
第三十四回	俏麦香温馨大年夜 曹雪芹心寒富儿门	/263
第三十五回	忍悲凉粉墨《牡丹亭》 西门店自当垆卖酒	/271
第三十六回	字画店戏谑售假人 “草上飞”难了旧日缘	/279
第三十七回	别红尘著书黄叶村 纳茉莉暖语焐芹心	/285
第三十八回	醉鄂比狂侃习相远 医盲目夜走白家瞳	/293

第三十九回	李枕霞遗恨黄土坡	曹雪芹伤情红庵院	/301
第四十回	感金石凭一芹一脂	回天地彻悟动达观	/309
第四十一回	半生泪雪芹喜得子	十年血《石头记》问世	/317
第四十二回	舐犊情惜父子情深	扎风筝救叔度脱难	/325
第四十三回	触怆感辑述《考工志》	释心怀教字悬蓝天	/333
第四十四回	风满楼缘山雨欲来	向海门看黄河九曲	/341
第四十五回	诚永谥义叩方观承	共赴难芹脂结并蒂	/349
第四十六回	秋雨绵怅吟《秋雨词》	倒春寒铎响白云观	/359
第四十七回	原本无心戏语成讖	父子诀别奈何桥前	/369
第四十八回	神龙失尾是梦常半	《红楼梦》残恨伴雪眠	/379

第一回

托叔王戴晴匿曹府
伏强徒俏恩遇张五

大清雍正二年的夏日，京城骄阳似火。

石附马大街庄亲王府内，几株桶口粗细的古槐，一股脑儿地将枝叶伸向半空，铺天盖地地给院内洒下一片阴凉。知了唧唧叫几声便热得不肯再叫。街头不时传来“舀一条小金鱼咪！”的叫卖声，原本燥静的胡同儿越发显得空寂起来。

三十四岁的弘皙，一袭便装走至街口，到得金鱼摊前，观望木盆中游动的尾尾金鱼，借机侧目窥望身后有无跟踪。“爷，买两条吧！正宗高碑店金鱼！”摊主叫道。弘皙摇摇头，见无人尾随，便大步跨上王府台阶。

“这位爷，等等！您找哪位？”家人伸手拦住他。“噢，我是十七爷府上的，有事儿求见十六爷。”“有帖子么？”“有，有。”弘皙从怀中掏出几钱碎银递给家人，道，“烦劳通禀一声，行个方便吧！”家人上下打量一下穿着不凡的弘皙，将碎银在手中掂了掂：“爷，您跟我来吧。”随手带掩了府门。

正值而立之年的庄亲王允禄可谓志得意满。众多阿哥中，只有十三哥允祥、十七弟允礼和他最得上宠，允祥封为怡亲王，允礼封了果亲王。下得朝来，允禄换了身白缎子夏衫，侍女侍候温水净了面，转身来到书房，道一声“备箏！”，侍女应声撤去琴案上的箏罩，点燃了三支檀香。他精熟地拨弄琴弦，调准音调，一曲《雨打芭蕉》便从指间叮咚流出，琴声穿透薄薄的窗纱，弥漫了整个庭院。

弘皙进得二门，闻得琴声悠扬舒缓，精神为之一振，料知允禄心绪不差，所求必成，便紧走几步到了书房前。家人趋身低声唤道：“王爷，有贵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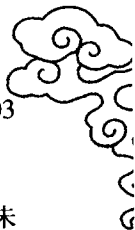
到。”侍女闻声挑起碧玉漆竹帘。弘皙进得书房，击掌赞道：“《雨打芭蕉》！弹得好琴曲儿！”允禄微微一笑道：“坐。”弘皙便于八仙桌旁坐下，侍女上茶后饮茶听曲。

曲终，允禄踱到八仙桌旁，侍女奉茶，允禄摆手，侍女退下。“不在郑家庄结结实实待着，到这儿干什么来啦？”允禄边坐边说道。“稀罕吧，十六叔，这大热的天儿，没事儿我能来么？”弘皙狡黠地笑道。“稀罕！别当是皇上封你阿玛一个郡王、给你个贝勒当当，就放虎归山啦！你阿玛至今不还是关在咸安宫么，嗯？你就感恩吧！”“他就是遵先皇爷爷的遗旨，封我亲王，我弘皙也不感他的恩！登了极，他封这个封那个的，不就是想封住人的嘴么！哪个买他的账了？他封八叔一个亲王，八婶母讲了句难听话，他就借机找碴子，严命八叔在太庙给祖宗灵位谢罪，溜溜儿跪了一晚上！他那心狠手辣劲儿，谁不知道！十六叔，您瞧着，他是老鼠拉木锨——大头儿在后边！”“得，得！知道了就好，别尽在我这儿胡吡！我可告诉你，往后在郑家庄你给我老实待着，装孙子都行。你皇四叔他四十好几了，不是儿皇帝登极！玩心术、弄权术，你差远儿了去了！别整天价跟蛤蟆似的，努着小眼珠子叫唤。”“现时，别说装孙子，让我装王八蛋都行。可有一宗，我父子这口气装不下去！”说到这儿，弘皙脸都气歪了，“我皇爷爷怎么死的，他心里最清楚！”说着狠狠地拍了下桌子。“干什么这是？”允禄瞪了一眼弘皙，道，“在这儿摆嫡皇孙的谱儿是吧？行，那你坐你的，我弹我的去。”说着便站了起来。弘皙忙一口一个“十六叔”地叫，拉着允禄的衣袖赔笑道：“您别价呀！侄儿心里头填埋着话儿，不说它堵得慌不是！再说了，我不跟您这儿抖落抖落，跟谁抖落去？您坐，坐。”

允禄就势坐下，把身子朝椅背靠了靠，摆出长辈口吻道：“往后，别老跟我说这些没边儿没沿儿的话。什么事咱不清楚呵！龙椅就那么一把。噢，七八个兄弟都想坐，他能不乱么！实话告诉你，你阿玛在当今皇上眼里，那是只死虎；你八叔、九叔、十叔，还有你十四叔，那才是皇上眼目前、心眼里头的真虎、活虎！皇上他顾不上，八棒子也搯不到你那儿！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在郑家庄，天高皇帝远，眼不见心不烦，说不定什么时候还真混个亲王当当。”弘皙连连点头道：“是，是。”“这不结了么！你今儿来这儿到底什么事儿？说吧！”允禄道。“是这么回事，”弘皙喝口茶，“我阿玛托人带话给我，让我乘搬郑家庄这当口，把小妹戴晴送到江宁织造署^①去，交给曹老封君寄养。您知道，我阿玛最疼这老闺女。打从她一落草儿，就和全家圈禁咸安宫，才十一岁，她都‘二进宫’了，够多可怜！”允禄点头道：“那倒是。”“这事儿我琢磨了一溜够，只有您能帮这个忙儿！”

允禄拧着眉头想了想，道：“戴晴这孩子我是真喜欢！曹老太太那儿，对你阿玛那是

^① 江宁织造署：官署名。清代沿用明制，在江宁（今南京）、苏州、杭州三府各设织造主事一人，隶属内务府管辖，织造各项丝织品供皇室消费。除自设机房外，还兼管机户、征收机税等。



没说的……”允禄用手指轻轻叩打着桌面，翻了翻眼皮儿说，“咱大清国有个规矩，亲王未得恩准，不得离开内城四十里。我就是答应了，也走不成啊不是？再说了，私藏皇家骨血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！”弘皙听了，笑道：“十六叔，不是让您送，就扛扛您的名义，路上有人问，就说是庄亲王家眷，谁还敢找麻烦呢不是？”“是这话！行，大侄子，我可丑话儿说在头儿喽！这第一宗，出得了出不了京城，我不管；第二宗，进得了进不了曹家大门儿，我也不管。不就是路上担个名儿么？”弘皙一看有门儿，忙从怀中掏出个包金叶子的紫檀木小盒来，双手捧给允禄，道：“这是侄儿孝敬您的小意思。”

允禄接过小盒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枚半寸大小、泛着荧光的硕大东珠^①，不禁脱口而出“好珠！”，用手抚摸着东珠道：“这东珠只有皇上、皇太后、皇后方可佩戴……大侄子，这可违制呵！”“您要稀罕，只管收下。嘿嘿嘿！就当个玩意儿呗。”允禄高兴地将盖子盖上，放到桌子内角道：“那——我就不客气了。”“咱爷儿俩还说这个？”弘皙笑道。

收了东珠，允禄话头便多了起来，人也亲热了许多，跷着二郎腿问道：“我二哥，这程子身子骨儿可好啊？”“怕是过不了这年了……”弘皙叹道。“这是怎么个话儿！吃得不好？不会呀，你皇爷爷在世时留下旨意的，那是供奉不变、‘丰其衣食’呀！”弘皙叹口气道：“心绪不好！十六叔，您说，这普天下，连西洋国算上，哪有做三十几年皇太子的？一废、二废，眼瞧着人家登了大宝，他这心能好受么！”允禄点点头道：“难怪呀难怪！说句公道话儿，我这二哥本事不小，就是脾气暴戾点儿，弄成这样儿，怪谁呀？怪圣祖？那不能够！反正哥儿几个都咬他！唉！是够可怜的……好啦，不提这些啦！戴晴多咱走哇？”“越快越好。”弘皙道。

“这一走，不知要待上几年，宗人府^②要是查询起来，有点不好办。”允禄琢磨了一会儿道。“十六叔，您得多担待点儿！”“嗯，三年一自报，瞒着就算啦！十年一复查，要填玉牒^③可就不好办喽！”弘皙一听笑了，道：“哪儿能待上十年呵！最多去个三年两载，等我的事儿一干成，也就回来了。”“你干什么事呀？”允禄问道。弘皙笑笑，没再言语，笑得有点怪异。

“那行！我豁出去了，谁让我是戴晴的叔儿呢！宗人府、玉牒馆都由你十七叔管着，我去跟他支应儿声，没差儿！”“谢十六叔！”“现而今倒是太平年景儿，可有的路段儿还不清静。这么着吧！我派上两名侍卫带刀随行。你那儿派谁去呀？”弘皙笑道：“那感情好！这边派我阿玛的长史官杜渐，早年他随我阿玛到过织造署，见过老封君。带上一个丫鬟，

① 东珠：古时也称“北珠”，洁白、晶莹、圆润，是黑龙江、松花江、牡丹江水系中的一种名珠，大的直径近半寸。

② 宗人府：官署名，是管理皇室宗族谱牒、爵禄、赏罚、祭祀等事物的机构，以亲王任宗人令。

③ 玉牒：专指皇族族谱。

再派一名小厮。”“派什么小厮呵？顶个屁用！”弘皙哈哈笑道：“十六叔，您知道了不是。这小厮名唤凌俏恩，别瞧十六七岁年纪，那是一身的好活儿！单刀加镖，三五人近他不得。他弟弟也能得行！哥俩儿文武双全，都是我的死贴！”弘皙眉飞色舞道。“嗨，多难听呵——死贴。叫铁杆儿的不就得啦！你们这些后生呵——没法子说。”弘皙望着比自个儿还小四五岁的叔王，笑了。“你别笑！”允禄提醒道，“告诉你一码事儿，曹老封君的亲哥哥——苏州织造李煦，去年初被籍没^①了。老太太心里绝不是个滋味儿！告诉杜渐，说话办事得那个点儿，”他用手比画两下道，“明白么？”弘皙点头道：“自会多带银两！”允禄把头一摆：“你呀，就长个钱眼儿！人家曹老太太不认那玩意儿！人家看重的是情分，情分！懂不懂？还有，曹频名义是曹府大爷，织造主事，可他是个过继子，大事儿得老太太说了算，记住喽！”“侄儿明白。”“此事断不可让外人知道，一旦跑了风，你我不说，别害了人家老曹家！”弘皙点点头。“得了，赶紧回吧。皇上耳目多，出门小心点儿……”弘皙起身一揖道：“十六叔，弘皙不忘十六叔恩德！侄儿告辞！”

弘皙来至府门外，左右扫了一眼，便迈开大步匆匆离去。到得胡同口，从树上解下坐骑缰绳，马上加鞭，绝尘而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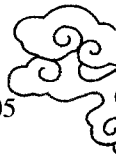
凌俏恩，唇红齿白，眉清目秀，绰号“锦马超”。一身青色短打扮，足蹬皂色缎靴，愈显肤色白皙、身形矫健。一把单刀横系于后，与两名侍卫分乘三匹快马，护送两顶车轿，驰进山东德州府地界。

车马驶上陡坡，凌俏恩于坡顶勒住缰绳，向来路望去，见并无烟尘，便一拨马头，冲下陡坡，向车轿赶去。

车轿内坐着十一岁的郡主戴晴和小丫鬟瑞玉，主仆二人贪婪地欣赏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乡间野景。戴晴指着成片儿的玉米地问瑞玉：“这是什么？”“庄稼。”瑞玉道。“我知道是庄稼，我问是什么庄稼！”“好像是——”瑞玉也是第一次得见玉米，一时无从答起。此时凌俏恩催马来到车旁，于马上欠身道：“格格，前面就是平原县了，我们在那儿改走水路，乘船南下。”“唔，”戴晴又指着玉米地问他道，“这庄稼叫什么？”“玉米呀！”“噢！”她又指着远处的一片农舍问道，“那是住人的房舍么？”“住人，是农夫的住房。”俏恩道。“有兵丁看守么？”凌俏恩笑道：“那哪有呢！能有条狗看院就不错啦！格格，我先行一步，联络舟船！”言罢，催马疾驰而去。

一艘上等客船沿运河南下。

^① 籍没：指登记并没收所有财产。



落日余晖映得水面波光粼粼。瑞玉扶着戴晴立于船头观看两岸风景。船行到拐弯处，河面陡然变窄，水流湍急而汹涌起来。船夫奋力撑船，依然行走缓慢。这时，一阵马蹄声急骤地从背后传来，接着咚的一声，船舷已被一只飞钩牢牢搭住。只听得岸边一声断喝：“呔！停船靠岸！要不老子杀上船去，一刀一个，一个不留！”主仆二人见此情形，吓得愣在那里不知所措。俏恩情知不妙，一个箭步蹿到船头，将主仆二人接回船舱，道：“格格休怕，小人去去就来。”返身来到船头。只见岸上五名强徒各持兵器，凶神恶煞地立在岸边。一名强徒已将飞钩绳索牢牢地系在树干之上，船是行不得了。

长史官杜渐立于船尾，高声喝道：“什么人如此大胆！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劫劫！”那头领是一名满脸黑压压胡须的壮汉，狂笑道：“哈哈！老子坐不更名、行不改姓，人称‘坐地虎’韩昌的便是！”船夫们听了，叫苦不迭道：“完了，完了！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到了！”杜渐明白，不打是不行了，便示意身边的两名侍卫动手，吩咐船工：“靠岸！”

船缓缓朝岸边划来，不待船停稳，两名侍卫持刀纵身跳上岸去，与四名强徒战在一处。霎时刀光闪闪，钢刀磕击之声不绝于耳。战不多时，一名侍卫“啊”的一声，佩刀脱手而飞，右臂鲜血迸流，败下阵来。一名强徒穷追不舍，随后赶来，挥刀便砍。俏恩看得真切，扬手一镖，正中强徒右肩，强徒手中钢刀无力地垂落下来。俏恩发一声喊，飞身上岸，刀劈镖飞，眨眼间，两名强徒受伤倒地。贼首韩昌大吼一声，手持鬼头刀抢步上来，刀沉力猛，刀刀带风。俏恩闪转腾挪，将单刀舞得车轮一般。战了六个回合，韩昌仍不得手，便虚砍一刀，左手一抖，链子镖脱手而出，当啷一声将俏恩刀头紧紧缠住，俏恩几次用力抽刀不出。韩昌大喊一声：“小子，看刀！”右手刀嗡的一声朝俏恩左肩砍来。船舱内，戴晴吓得惊叫一声，忙用手捂住双眼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但见斜刺里白光一闪，一支钢镖飞来，不偏不倚，嘭的一声将链子镖绳齐齐打断。“蠢贼，休得逞强！”一声啸叫，人马已到韩昌面前。韩昌定睛一看，一匹白马上稳稳地坐着一年近六旬的老者，鼻高目朗，长髯飘洒胸前，不怒自威。韩昌呵呵一笑，道：“老头儿，走你的路吧！别说是你，就你们这一老一小一块儿上，我韩昌要是眨眨眼皮儿，都是丫头养的！哈哈！”老者并不答话，蹩腿下马，轻若飘絮。只见老者将月白色长衫往腰里掖了掖，道：“来来来！小子，我让你先砍十刀，砍上算你本事。”“十刀？哈哈！”韩昌仰天大笑。那边站在一处的侍卫和强徒见此情状，索性收了刀，过来观看。韩昌笑罢，忽地一下将鬼头刀插于地下道：“俺韩昌从不欺老，咱爷们儿拳对拳、脚对脚！”说着拉个金刚努目式，挥手道，“来，来，来！”

老者见此“金刚”架势，忍俊不禁，扑哧一声先自笑了。韩昌被此一笑激得火冒三丈，七窍生烟，嗡的一拳，用了八分力道，直朝老者胸前捣来。哪知老者并不躲闪，看着拳到，微微含胸受领此拳，这拳如同打在棉花堆里一般。韩昌惊愕不已，情知不妙，急扭身躯，

一个飞脚朝老者面门踢来。老者微微下蹲，右手一把拿住韩昌脚面一拧，道声：“出去！”体形庞大如熊的韩昌竟被扔出一丈开外。好个韩昌，一个旱地拔葱，翻身跃起，发一声喊，跃身空中，侧身朝老者踹来。老者又是微微蹲身，伸出左手，道一声“好！”，将韩昌脚踝拿住。韩昌人在空中，便觉得通身麻木、腰腿无力，瘫软于地。

老者松了手，上前扶起韩昌道：“好汉请起！像你这般年纪，又有武功在身，何苦打家劫舍，干此营生？”韩昌身子仍是抖个不停，情知遇到高人，忙跪下道：“老英雄，我韩昌有眼不识泰山，望老英雄饶我等性命！”四名强徒也拜伏于地。老者呵呵一笑，并不答话，弯腰拾起一块核桃大的石子握在手中，五指用力一捏，石子顿成齏粉，一张手，石粉随风而散。众强徒惊骇不已。老者道：“吾非卖弄，尔等若不改恶从善，此石便是标榜！”五名强徒伏地磕头，连声求饶。韩昌高声叫道：“将船放行！”

一强徒赶忙解了绳索，收了铁钩。五名强徒上得马去，韩昌拱手一揖，道：“多谢老英雄不杀之恩！小的们告辞了。”说完，驱马落荒而去。

凌俏恩上前对老者恭敬一揖，道：“多谢老前辈救命之恩！敢问前辈尊姓大名？”老者洒然一笑：“小老儿乃北城张五。小兄弟好身手啊！”俏恩惊道：“老前辈莫非就是京城人称‘大刀张五’的张五爷么？”老人含笑点头。“小可凌俏恩，早闻五爷大名。日后返京，定前往拜访五爷！”“好说，小兄弟，后会有期！”张五言罢，单手一按马鞍，飞身上马，望北而去。

凌俏恩久久地望着远去的张五，若有所思。

长史官杜渐上得岸来，连声叫道：“好险！好险！多亏这老爷子出手相助！他是谁呀？”凌俏恩答非所问道：“走，上船！”

船，缓缓离岸，渐渐隐入夜幕之中。

第二回

解御批曹织造心惊
闻净言萱瑞堂卸联



这年，入了秋的江宁酷热难耐。这日偏又浓云密布，迟迟不雨，人处其中，如入蒸笼一般。

二十六岁的江宁织造曹颉，心事重重，匆匆用罢晚膳，便径直回到书房独坐。自打舅父苏州织造李煦因帑银亏空遭到籍没，他便寝食难安，渐渐染上怔忡之症。他小心翼翼地以案卷中取出年初奉予皇上的请安折，打算细细品味，一心想从朱批的字里行间猜度出皇上的心思来。忽听噗的一声，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贴身侍女夏荷花将一册书碰落在地上。他拧紧眉头道：“干什么这是！”荷花拾起书籍，斜睨着眼睛道：“老爷真是！掉片儿树叶都怕砸破头。”说罢，殷勤地为曹颉摇扇送凉。“去去去，这儿用不着你！”荷花小嘴一撇，收了团扇，头一晃便扭着丰臀走了。

曹颉打开请安折，心便怦怦地跳起来，仿佛面对的不是朱批，而是皇上。“朕安”，才看了两个字，他便心惊肉跳，眼前立时浮起雍正的那张瘦脸，八字须上托着的一对三角眼正直直地看着他，仿佛把他从里到外看了个透！“你是奉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。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。你若自己不为非，诸事王子照看得你来；你若作不法，凭谁不能为你作福。”读到这儿，他已汗流浹背，顺手从案头抄起折扇，扇了起来。“不要乱跑门路，瞎费心思买祸受。”这是何意呀？新帝登极后，他只派老家人吴汉去了趟京师，到平郡王府找姐夫纳尔苏，才知姐夫尚在青海军前供职，没有回来。吴汉便去了内务府找了他的兄长曹顺打探一下情况，怎算乱跑门路呢？“除怡亲王外，径可不用再求一人拖累自己。为什么不拣省事的做，而做费事、有害的事？因你们向来混账风俗惯了，恐人指称朕意撞你，若不懂不解，错会朕意，故特喻你。”读到“混账风俗惯了”这句时，他动了动身子，停了手



中扇。不知怎的，一句臭骂反倒让他觉得心里舒坦些。他认定这是主子对奴才的“亲近”之意，是主子对奴才的“昵称”。“若有人恐吓诈你，不妨就求问怡亲王。况王子甚疼怜你，所以朕将你交予王子。”“是了，是了，果然就是关切！”曹颀心里暗道。自打舅父李煦被籍没，他就寝食难安。并无人恐吓、讹诈于他，只是自家亲长兄、在内务府任郎中的大哥曹顺，曾对吴汉言道：“速速送来白银五千两，先行打点，否则曹家好戏就要收场了。”难道自己的亲哥哥会借此诈他？曹颀端的不信。可眼下哪里去弄五千两白银呢？曹颀深深叹口气。“主意拿定，少乱一点。坏朕声名，朕就要重重处分，王子也求不下了。特谕！”

读罢长批，曹颀用十指搓捏着额头，只觉背后冒出股股寒气。

自怡亲王允祥于雍正元年三月奉旨管理户部，江宁织造钱粮便由户部销算。曹颀曾于元年底贷过江宁织造银八万五千一百二十两，为此，他曾具文户部，请求将此亏空帑银分三年还完。怡亲王素与其父曹寅交好，也怜惜曹颀，予以允准，否则，他曹颀也早与舅父一起遭抄家籍产了。曹颀庆幸未遭灭顶之灾，实是再生之人，见皇上长批中只字未提亏空帑银一事，心绪稍安，便在房中踱起步来，心中想：“今后只听怡亲王的，休乱说、别乱跑也就是了……现而今尚欠帑银得抓紧偿还。”

夜色已暗，天边传来滚滚雷声，悠远而沉闷。他走到纱窗前，解开领口衣扣，微微的凉风裹着热浪扑面而来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荷花又回到书房，她悄悄地点燃了灯烛。曹颀心神恍惚地坐到书桌前，疲惫地闭上眼睛……一双温柔的小手缓缓地爬上他的额头，轻柔地揉捏他的太阳穴。他将头靠在女人怀中，听凭捏揉。

“有了么？”他嚅动着嘴唇道。“有什么？”“还能有什么？喜呀！”荷花笑了，道：“八成是老爷不行……”“哈，是你那块地不行——盐碱地儿，不生‘庄稼’！”“去你的！”荷花用指头轻戳了一下他的脑门儿。曹颀顺手抓住她的小手，抚摸着道：“你快十八岁了，等过了年儿，争个老太太示下，把你收了房儿。”荷花一听，惊喜道：“真的？”曹颀点点头。荷花忙不迭地行了个半蹲礼^①。“好啦！去唤总管和吴爷爷来！”荷花立马转身对门口的小丫鬟叫道：“老爷有话，传总管和吴爷爷来，快去！”小丫鬟应声忙去传唤。

曹颀朝荷花挥挥手，让她退下。“晚上，去还是不去？”荷花盯着曹颀问道。“你先下去吧。”荷花瞄了他一眼，柔声道：“还在老地方。”言罢轻快地走出屋去。

“老爷，传唤小人，何事吩咐？”总管丁汉臣和老家人吴汉前后脚走进书房。曹颀扣好

^① 半蹲礼：满族女子请安礼仪。双腿平行站立，两手扶膝一弓腰，膝略屈如半蹲状，俗称“半蹲儿”，是请大安的礼仪。



衣领，返身道：“你二人坐下说话。”二人不敢落座，曹頌坐下道，“外面儿借我家银子总共多少？”丁汉臣答道：“本息共计三万两千二百两。”“京师那边多少？”丁汉臣低头道：“小人不知。”吴汉瞅了曹頌一眼，见曹頌并无表示，便含混道：“那边儿一共三位，总共——一万四千四百余两。那笔……”“那笔不算！”曹頌道。吴汉便不说话。曹頌道：“这边的丁总管负责追还。”“是。不知老爷给限期多少？”“一年半，够了吧？办结有赏，下去吧！”丁汉臣领命而退。

“少主爷，北边的这笔欠银，当年借出时，说的可是馈赠啊！”吴汉提醒道。“都是哪几位？”“散佚大夫佛保大人一千七百余两；大学士、二等伯马齐马大人七千六百余两；尚书凯音布五千余两。”曹頌想了想道：“当初，他们不也是变着法儿伸手要的么？谁能没有个缺钱的时候！这要看话儿是怎么个说法儿。吴爷爷，您是伺候曹家两代的老人儿了，这几位您又都熟……您跟他们说说，多少帮衬咱们些——有总比没有好呵！”吴汉听了点点头，问道：“太子东宫那笔怎么办？八万两呵！”“他坏了事，而今新帝登极都两年了，没指望了！找也是白找，就算打水漂吧！”曹頌停了停话头又正色道，“吴爷爷，这一笔，万不可透出风去！”“老奴知道。少主爷放心，老奴死也不会说！等天凉快了，老奴便去京师。”“您要小心，仔细身体，要不回来都没关系，千万别打草惊蛇。”吴汉点了点头，又提醒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您该给老太太请安去了。”“嗯。”曹頌道。

五岁的枕霞在床上睡了。她是苏州织造李煦的亲孙女，从小没了父母，曹李氏百般疼爱，便接来曹府寄养。丫鬟银珠见小姐已睡安，便收了扇子，来到桌边为雪芹扇凉。

雪芹九岁，是曹李氏的心肝肉、掌上明珠，溺爱无边。老太太日夜揽雪芹、枕霞于身边，同室而居，同床而眠。雪芹虽则尚幼，却长得较同龄男孩体形修长，面若夭桃，眉清目秀，聪颖异常，颇有先祖遗风。西堂书屋藏书无所不窥，琴棋书画悉通，书剑骑射俱备，可称文武兼长。此时正捧其祖父曹寅所撰戏文《续琵琶》^①与祖母共论短长。曹李氏银发飘飘，面似银盆，因颐养得方，面色红润，脸上竟无一丝皱纹，正自含笑问道：“我倒要问你，曹孟德因何要赎回文姬夫人呢？”“要她编撰《续汉书》。”雪芹答道。“嗯，这正是曹操过人之处，较刘备、孙权高明的地方。是与不是？”雪芹道：“魏武帝深谙武可定国、文可安邦的治国之道。”曹李氏笑道：“光知晓大道，那只是裁断的根本。这还不行，还要会做事，做成事！没有精到的手段和办法，那是空谈。你说，曹操是用什么办法讨回蔡文姬的？”“赎以重金哪！”雪芹不假思索道。曹李氏摇头笑道：“文姬夫人不是一介草民，不是有钱就能赎了的。她是左贤王的爱妻，极有地位的人。曹孟德用的是‘胁赎’之法。一面出重

^① 《续琵琶》：系曹寅所撰戏文，说的是曹操赎回蔡文姬的故事。